

众生·人民路

一场婚礼和一件旗袍

周微 文 |

你说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与两个家庭密切相关,我说一场盛大的婚礼也不单是两个家庭的事,而是整个“村子”的事,幸好不是地球村。

爽爽是我的侄女,我和先生是“铁丁”,没要孩子,视爽爽如己出。她今年31周岁,研究生毕业后考入正式编制在南京树人小学做美术老师。去年12月9日在妈妈的家乡徐州卡奈花园酒店海棠厅,举行了一场蓝色调、主题为“初恋”的别致婚礼。无独有偶,五年前我在舟山群岛订制的旗袍,也是蓝色锦缎。

说来话长,那是2019年11月2日,我和另外三位同事打着飞的去舟山参加丁旭的婚礼,丁旭是我的节目编辑、工作搭档,关系甚密,无论多远也要亲临结婚现场送上祝福。记得那天四个同事担当起一个婚庆公司的职责,一个舞台监督,一个负责音响,一个管理统筹,我自然而然成为这场婚礼的司仪。50分钟像主持一期轻阅读节目,知性不乏浪漫。那天新娘子的旗袍吸引了我的视线,于是飞回北京前,在她二姨朋友开的旗袍店量了尺寸。接下来,疫情三年,我的旗袍没有机会面世束之高阁了整整4年,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把它带到徐州的婚礼现场,高调地穿起了它。真不容易呀,不单是等了四年,因为中年的我新陈代谢缓慢,体重较四年前多了5斤,为了能顺利穿起旗袍,婚礼前十天我的晚饭禁止碳水摄入,还好还好,影像里的姑姑还是风姿绰约的。

爽爽的婚礼我没当司仪,但是不做司仪也不能浪费30多年的职业优势,爽爽让我在婚礼上做证婚人致辞,只有三分钟!哈哈,当年考主持人一级甲等证书就是对着三位考官自说自话三分钟,有主题不磕巴字正腔圆。这一次面对200多来宾怎么能掉链子呢。我用三张照片串起了婚礼致辞,一张照片一分钟。第一张是1992年兰州的冬天,我抱着爽爽,那时她是一个多月的婴儿而我是“婴儿肥”,还有点“红二团”。那年10月3日我被甘肃台派往和政县三合乡进行社教,那里穷得每天只有土豆吃,蒸土豆、炒土豆、烤土豆……一个月时间我就成了小土豆圆墩墩。那时没有手机,和兰州的联系除了写信还可以偶尔使用乡政府唯一的座机。10月下旬的一天,接到爸爸从兰州打到乡政府的电话告诉我:侄女出生了,生日是10月23日,那天霜降节气,所以小名叫爽爽,秋高气爽的爽。嫂子是剖宫产,我母亲当时是甘肃省建职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亲自上手术台接生了自己的孙女,这件事还是挺少见对吧,所以母亲一直是我的骄傲。有一次我问母亲,从业生涯总共接生过多少孩子?母亲说没数过。这个小插曲没时间在婚礼上说,唉,否则现场的反应不敢想象哈哈,留点遗憾,人生才会完美。

那一年社教,带队领导是甘肃台台长赵群力,他是个能人,除了会开吉普还会开飞机,是全中国唯一会航拍的电视台台长。他为了让我好好工作,破例答应开车带我回一次兰州。从和政到兰州1992年还

没有高速公路,不记得路上开了多少小时,反正到家天都黑了。台长边开车边和我聊天,还应允我半年后结束社教回台里教我开飞机,因为我叫周劲翔,要使劲飞翔。风尘仆仆回到家,于是就有了婚礼上展现的第一张照片。后来我没能来得及学开飞机,就离开兰州去珠海了。再后来赵群力台长加盟了凤凰卫视,再后来因为一次航拍时赵台长驾驶的飞机失事因公殉职在离温州不远的地方,我曾经采访经过那里时默默地哀悼了三分钟。

第二张照片也是我和爽爽的合影,时间是2023年的7月,地点在北京通州运河的一条大船上。那条大船很壮观很像游船,每次开车回通州都能看见它停在那里,却从未开动过。今年4月,我的两个师大校友现在也工作生活在北京,骑行到通州运河时邀请我一起午饭,餐厅就在这条大船上,我这才恍然大悟,整个一条船就是北京南门涮肉的分店,味道不错还能观赏运河风景,所以我们请爽爽和她的先生刘琦在“运河上涮肉”。爽爽和刘琦是懂事的90后,利用暑假一起来北京当面郑重邀请爷爷奶奶去徐州参加他俩的婚礼。爽爽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从小带大的有说不完的话。爽爽曾经和我说过一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第二个就是爷爷。由此可见爷孙感情甚笃。刘琦和爽爽都是矿大子女,小学初中都在一个学校。席间,刘琦还和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大概是10岁左右的一个清晨,刘琦在家里准备吃完早餐去上学,家里窗户是打开的,正嚼着油条看见两个女孩子从窗前走过,其中一个就是爽爽。

真是一眼千年呀,让我联想起琼瑶阿姨的小说《窗外》。不管是两小无猜还是青梅竹马,这是爽爽的初恋一直到今天喜结连理,所以爽爽说婚礼的蓝色调就是初恋的主题。疫情前刘琦在南京一家旅游公司干得风生水起,是一位出色的导游,人长得帅口才好旅游知识丰富心如发有胆有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疫情让刘琦的事业按下暂停键,结婚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这几年他们是怎么相互慰藉熬过来我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没有经历风雨怎会有彩虹。这场蓝色婚礼就是答案,蓝色就是永恒。

第三张照片是他俩在云南丽江拍的婚纱照,是有目共睹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他俩的结婚请柬上有一句话:“我爱你不单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最美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吧。祝福你们青春万岁爱情永恒。

婚礼那天徐州晴空万里,结束这场完美的婚礼返回北京时,遇到了多年未有的大雪纷飞,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真是大雪封城。当忙忙碌碌的我安静地坐在电脑前一气敲下这些文字时,窗外的雪花一直飞舞着,而我的心情也仿佛雀跃着,白雪皑皑的静谧对应盈盈的“初恋”,我感到了轻松。

祝福爽爽,也祝福我自己。

情趣·健康桥

三弯嘴壶

徐建亚 文 |

我现在家里泡茶,都是用祖传的一把紫砂壶,三弯嘴瓜棱壶,是民国年间宜兴的“上等紫砂”,纹饰雅致。原来是我太舅公的壶,由我家亲娘继承,再传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是“木瓜壶”,现在我用。虽然这把紫砂壶缺盖,嘴还略歪,握着却很“得手”,用别的壶没有这种感觉。我家的三弯嘴壶泥色纯正,包浆已经是古铜色的了。可见老壶自有它岁月的气韵。

我对三弯嘴壶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老早先,家父经常用茶壶泡茶,记得徐舍朱伯伯还特意送给我父亲四只江西的细瓷茶盅。那时先父吃茶有点出名,他在五交化公司门市部上班,曾带着这把缺盖三弯嘴茶壶去泡茶。原配盖头没有了,寻到一只过去丁山生产的那种白色陶瓷盖杯的盖头来盖茶壶。虽说“张冠李戴”,倒也蛮好用。泡出来的茶照样喷香。我从小受父亲影响也喜欢吃茶,吃紫砂壶泡的茶。虽说这也不是什么丰功伟绩,不过也是文化熏陶,作为宜兴人我却为此略感得意。

宜兴欢喜吃茶的人比较多,但是一定要考究吃紫砂壶泡的茶的人或许不多。我自诩为算茶客一个,除了解渴或吃药吃点水外,一般倒都是用紫砂壶泡茶吃。我有一把四方小竹段紫砂壶,请人到紫砂厂买的,壶上还定刻“苦茗助思”壶铭,隶书。据说名家所刻。这把壶也用了有四十来年了。古辰光有人认为,宜兴紫砂壶是“世间茶具之首”。我也认为吃茶应该提倡用紫砂壶,尤其宜兴人,无论男女老少,有兴趣、有条件的都可以弄把紫砂茶壶吃吃茶。我认为,这绝对不是附庸风雅。记得以前我们物资公司曾有近一半男职工捧把紫砂壶吃茶的。

紫砂壶各式各样,各有所爱。而看中三弯嘴壶的主顾不多吧。大家知道,紫砂壶要求造型美观,结构合理,做工细致,还要便于使用,出水要爽等。紫砂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老先生就有类似的观点。这些不仅是工艺要求,还是紫砂壶基本的审美标准,本质是艺术要求。在紫砂壶结构中,单就壶嘴式样来说,主要有直嘴、弯嘴

等。壶嘴做得好,不容易,做好三弯嘴要更难一些。紫砂壶顾客最有发言权,因为看中壶的壶嘴做得好而买下这把壶的主顾可能也不多吧。看中一款壶嘴而买壶,爱壶之人买心仪之壶,说明他多少会欣赏紫砂壶的结构,紫砂壶鉴赏水平当属不低。

当今之时,其实欢喜用三弯嘴紫砂壶的人是越来越少,虽然三弯嘴也是紫砂壶的传统造型之一。民国以前,一般丁蜀镇的大路货紫砂壶,主要销往宜兴四乡八镇及外地的茶馆店。据紫砂老艺人和丁蜀镇的老辈说,即使茶馆店用三弯嘴壶也不多。为何三弯嘴少?不外乎做的人少,用的人也少。三弯嘴壶的制作技术要求会高一些,做得好比较难。所以做的人少。再从使用角度看,一般人用茶壶都欢喜出水爽利。三弯嘴出水不如直筒嘴爽,所以用三弯嘴的人少。有些人也会买三弯嘴紫砂壶,不过他们大多不是用来泡茶的,是想“奇货可居”,将来转手卖个好价钱。不过世上想发财的一般总是竹篮子打水。那种人也不大会欣赏紫砂艺术,又当别论了。

我也并非刻意用上三弯嘴紫砂壶的,因为壶上有太舅公和先父手泽,所以我还要接着用。现在倒是越用越顺手。多年前我看看用白陶瓷的盖头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就请一位工艺师朋友范志中帮我配了一只紫砂材质的壶盖,用着用着壶的身筒和盖头的色调也变得差不多了。有人说,吃茶是一种生活,“紫砂”是一种生活,那么三弯嘴的茶壶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不久前我知青回城,电大毕业,带着紫砂壶到县物资局编史修志办公室,再带着紫砂壶到宜兴市驻京联络处,后来带着紫砂壶到文化局下岗再就业。这就是我的生活。现在我也做舅公了,当我拿起三弯嘴的紫砂壶吃茶,不由得就想起这些生活和时事。我觉得生活就像这三弯嘴的茶壶出水,不急不慢,绵绵不绝,水流像有股暗劲。就像我们的生活,有时你急也没用。都说吃茶吃的是心情。也许这就是三弯嘴茶壶吃茶带来的心情。



迎新

插画
戎锋